



《论语》所见之孔子人格魅力

(2007-8-6 7:09:54)

作者：武锋 转载于：<http://www.confuchina.com/>

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孔子还自信的说：“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孔子对自己的“仁学”不但有坚强的信念，甚至可以为献出生命也再所不惜，“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与孟子“舍生取义”的思想正相对照。虽然孔子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主张变为现实，有时还很落魄，但在他身后有一大批人继续发扬光大他的学说，使他的学说在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他的这种思想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士人，使他们怀着极大的责任感积极服务于社会，为中国的治平与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孔子“仁”的学说对中国士人学有所用、积极用世的思想影响是深远的。

基于以上原因，杨伯峻才说：“在春秋时代，除郑国子产等几位世卿有心救世外，本人原在下层地位，而有心救世的，像战国时许多人物一般，或许不见得没有，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相比，这从所有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可以肯定。” [viii]

有论者指出，孔子一心想着入仕，没有官做就惶惶不可终日。孔子入仕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只把入仕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兼善天下，在这一点上他是没有私心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要求他积极入仕而有什么苛责，况且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比较可能实行的方法。

四、乐天知命的通者

孔子一生不得志。早年奔波于列国，尝尽辛苦，晚年退而修书讲学。虽然孔子不得志，所历艰难，但孔子不畏惧，不逃避，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对待人生。在乐天知命、通达自得上孔子并不比老庄差。“孔颜乐处”是对这种处世态度的概括。

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句话是对颜回的肯定，实际上也是孔子自己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正所谓“夫子自道”。孔子还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论语·述而》）这种淡泊明志、宁静自得的精神支持了孔子，使他能各种厄难中站住脚，努力追求着自己的人生境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正因为对事情看得比较开，所以当在陈、蔡被围时，子路已经不耐烦了，而孔子却可以“讲诵弦歌不绝”。 [ix]

在一次弟子们的言志中，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喟然叹曰：“吾与点（曾皙）也！”（《论语·先进》）这种诗化生活触动了孔子的心弦，并深深为之向往，但又被诸事阻绊，因此才有“喟然”一叹。

孔子有时也开开玩笑，露出了幽默、可爱的一面。一次孔子到了他的学生子游主管的武城，听到了弦歌之声。夫

子莞尔一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治理小小的武城还用得着行礼乐教化吗？）子游对曰：“昔者言偃（子游）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从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性格中很本色的一面，特别是“莞尔”一词，让人想见孔子 and 子游开玩笑的情态。

孔子对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自己的主张可能得不到时人的认同，在积极用世的同时，也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样实际的思想出现。所以说，孔子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做事，但也顾及到了实际情况，他不是不知变通的人，否则他晚年也不会回到鲁国去修书教学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可以说影响了以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观点。孔子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态度是达观的。“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x]面对郑人的揶揄，孔子不但没有生气，而且还非常高兴，因为“丧家之狗”正道出了孔子奔波列国的辛酸，孔子可以借此以解嘲，也表明孔子不怨天尤人的达观态度。因此，孔子“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xi]

钱穆说：“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xii]、“孔子讲人生，常是直指人心而言。由人心显而为世道，这是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亦可说是中国人的宗教。”[xiii]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郭店楚简新材料的发现，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孔子乐天知命思想的发展情况。马王堆汉墓帛书发现了属于易学系统的《要》、《系辞》、《易之义》、《二三子问》等文章，证明孔子晚年曾经非常重视易学的研究。[xiv]换句话说，孔子晚年更多的重视形上学的思考，因为易学是打通天道的。马王堆帛书中还有一《五行篇》的文章，是孔子关于人的身心修养的言论，探讨人心与外物的关系，其中有语云：“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心曰若（诺），莫敢不[若（诺）。心]曰进，莫敢不进。[心曰退，莫敢不退。心曰深，莫敢不深]。心曰浅莫敢不浅。”[xv]这是一种高扬主体性的哲学，有“将‘心’升华至一种世界精神或绝对理性的境界”的倾向。[xvi]可见，孔子对心性问题是十分重视的。所以说，孔子有自己对天道与人道的认识。陈鼓应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和马王堆帛书的新材料，提出了《易传》的哲学思想属于道家而非儒家的观点，认为这一观点“不仅打破了学界公认的看法，也推翻了二千年来经学传统的旧说”。[xvii]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这就完全忽略了孔子晚年对易学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易学所作的发挥。不能因为孔子在《易传》中也讲形上学，即将它归为道家作品，因为孔子有自己的一套对天道与人道的认识。孔子讲天道最终还是强调人的社会责任，这与老子讲天道强调人内心自发性的东西是有区别的。[xviii]对这一问题，郭沂驳正甚详，可参看。[xix]关于心性问题的论述，在郭店楚墓竹简之中发现的就更多了。郭店楚墓竹简中属于儒家的篇章有《缁衣》、《成之闻之》、《性自命出》、《穷达以时》等，越老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些著作属于注重心性问题的儒家子思学派的作品。[xx]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子的思想对子思的思想应该是有影响的。我们可以通过子思学派的思想反观孔子的思想。其《穷达以时》篇说：“有天人有人，有人又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xxi]作者考察了客观环境与人的主观行为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制约作用。这就可以与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相互发明。其《性自命出》篇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xxii]这种天、命、性、情、道依次而下的心性学说是很有特色的，特别是“道始于情”一句，可以看出儒学对人的性情是很重视的。所以，庞朴先生说：“情的价值得到如此高扬，情的领域如此宽广，都是别处很少见的。……这种唯情主义的味道，提醒我们注意：真情流露是儒家精神的重要内容。真情流露就是率性。”[xxiii]从子思学派的思想我们可以反观孔子对心性修养肯定也是有所议论的，前面的论述就是极好的证明。所以，孔子乐天知命的思想有其渊源所自。

以上撮取几方面谈了孔子的人格魅力，我们看到了一个性格丰富的、有声有色的孔子。从孔子身上，我们也可以约略观察到儒学之所以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原因。诚如太史公所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xxiv]

- [i] 孟子·万章下[M].
- [ii] 张文修·孔子的生命主题及其对六经的阐释[A]. 中国哲学编辑部, 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 郭店简与儒学研究[C].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293.
- [iii] 李零. 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62.
- [iv] 老子·第三章[M].
- [v] 孔子家语·在厄[M].
- [vi] 孔子家语·屈节解[M].
- [vii] 史记·孔子世家[M].
- [viii] 杨伯峻. 论语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3.
- [ix] 史记·孔子世家[M].
- [x] 史记·孔子世家[M].
- [xi] 孔子家语·在厄[M].
- [xii] 钱穆. 孔子与心教[A]. 讲堂遗录[C]. 钱宾四先生全集委员会. 钱宾四先生全集: 第四十六册[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8. 31.
- [xiii] 钱穆. 孔子与心教[A]. 讲堂遗录[C]. 钱宾四先生全集委员会. 钱宾四先生全集: 第四十六册[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8. 32.
- [xiv] 郭沂. 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267—278.
- [xv] (日)池田知久.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所见的身心问题[A]. 陈鼓应. 道家文化研究: 第三辑[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54.
- [xvi] (日)池田知久.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所见的身心问题[A]. 陈鼓应. 道家文化研究: 第三辑[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59.
- [xvii] 陈鼓应. 易传与道家思想·序[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1.
- [xviii]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19.
- [xi

